

草原的女儿 村庄的媳妇

●玉秀



二十多年前,一场普通的乡村婚礼,却惊动了整个村子。所有人都好奇地张望,想看看这位敢往“火坑”里跳的蒙古族姑娘,到底有着怎样的勇气与模样。

新郎是我的邻居四哥。他是村里数得上的勤快人,踏实稳重,手脚麻利,家里家外的活计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可到了这个家,却迟迟娶不上媳妇。一切,都因为这个家太过沉重:四哥的母亲朱大姑时常精神恍惚,言行颠三倒四;哥哥更是神神叨叨,村里人早已忘了他的本名,只叫他“刁三疯”。他虽成了家,日子却过得一塌糊涂,全靠大姑父与四哥拉扯照料。

没有哪个姑娘愿意把一生,困在这样一个看不到头的家里。也正因此,朱大姑的精神愈发混乱,大姑父整日唉声叹气,这个家,常年被一层化不开的愁云笼罩。

缘分偏偏如此奇妙。一河之隔的温都包嘎查,一位名叫敦敦图雅的姑娘,经人介绍与四哥相识。相处的日子里,她不嫌弃四哥家境贫寒,负担沉重,只认准了他老实本分、勤快肯干的品性。即便娘家人极力反对,她还是毅然嫁了过来。她始终相信,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再难的日子,也总能出过盼头。

结婚那天,四哥家的小院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议论纷纷,眼神里满是怀疑,都觉得这个蒙古族姑娘不过是一时冲动,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这家里的磨难压垮,悄悄离开。大家都在暗暗捏着一把汗,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柔弱的女子,竟用往后二十多年的时光,撑起了这个家的整片天。

四嫂个子不高,身形微胖,一双眼睛总是带着笑意,见人先腼腆地一笑,一看便是性子温顺、心底柔软的人。四哥家条件差,日子紧巴,她没有半句怨言。夫妻俩勤快肯干,婚后承包了几十亩地,起早贪黑侍弄庄稼,屋里屋外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整齐齐。

从前的四哥因家庭拖累,自卑沉默,农闲时从不愿出去串门。四嫂进门后,他整个人慢慢开朗起来,脸上有了笑,话也多了。四哥常说,图雅嫁过来,家里就像阴了许久的天,终于放晴,见到了太阳。

四嫂从小在蒙古族牧区长大,没读过几年书,刚嫁过来时,汉语说得磕磕绊绊,只会几句简单日常,和家人沟通全靠比划,常常急得满脸通红。可她天生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每天忙完农活,做完家务,就当起家里的“小学生”,一字一句跟着学。家人也耐心教她,日子一长,她的汉语虽带着浓浓的蒙古语调,却已能和大家顺畅交谈。家里的欢声笑语多了,她也真正融进了这个混合家庭。

自嫁入刁家,四嫂便把草原人家尊老敬老、淳朴善良的底色,一并带进了这个家,默默扛起了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她按时给婆婆做一日三餐,吃饭前总会特意给爱喝酒的公公烫上一壶酒,饭后又依着蒙古族习俗,为老人沏上一壶热茶。

自从朱大姑情绪不稳,动不动就出门乱走,一家人常常半夜打着手电,满村子寻人。四嫂刚来,沟通尚且不畅,却实实在在地对大姑好。久而久之,大姑竟安顿了许多,不再四处乱跑,偶尔还能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大姑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整日哼着小曲,逢人便说,自家祖辈积了德,才娶到这么孝顺的蒙古族儿媳。

女儿出生后,四嫂的担子更重了。一边要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边要照料婆婆,人眼看着消瘦下去。四哥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重活累活都抢着干,地里的活自己能扛的,绝不让四嫂伸手。他总念叨:“图雅跟着我受太多苦,伺候一家老小,比我累百倍。我多做一点,她就能少累一点。”

夫妻俩相互体谅、相互扶持,恩恩爱爱,成了村里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那个曾经被苦难笼罩的家,终于有了人间烟火应有的温度。

可命运,似乎总不肯轻易善待这个刚见起色的家。就在日子慢慢向好时,朱大姑突发重病,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刚瘫痪那段日子,大姑陷入绝望,整日痛哭,哭够了就绝食,谁劝都不肯吃一口。四嫂急得找我母亲去劝说,带着仍不熟练的汉语,急切又慌张:“妈,妈不吃,你快去看看,好好说说。”

四嫂始终没有放弃。饭菜端上来,大姑不吃,她就坐在炕沿边等着,凉了再热,热了又凉,一连几天。大姑终究被她的执着打动,含着泪吃下东西:“闺女,你到我们家,就是遭罪来了。”

四嫂只轻轻说:“好好的,我管你。老四,就还有妈。”

后来,朱大姑的情况愈发严重,大小便都不能自控。四嫂没有半分嫌弃,像照料孩童一般,为她端屎端尿、擦身换洗、翻身按摩。她家屋外的晾衣绳上,一年四季都晾着给大姑洗的衣物。大姑父来我家串门时,总带着哽咽:“我们家,全靠图雅撑着。”

大姑瘫痪三年,四嫂日日悉心照料,定时翻身、擦身、按摩,再累也未曾间断。老人离世时身上没有半点褥疮,这在长期卧床的病人中,极为难得。

所有人都以为,四嫂终于可以卸下重担,松了一口气了。可一家人还没从丧亲之痛中缓过神,大姑父又突发重病。不到一年,两位老人相继离去。

大姑父在世时,还能照着痴痴的三哥,他的情绪还算平稳。老人一走,无人时时守着,三哥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不久,三哥的妻子熬不住无尽的磨难,带着孩子远走他乡,离开了这个家。这一打,让三哥彻底崩溃,他变得狂躁不安,常常在街上大喊大叫,村里人见了,都远远避开。

一天,三哥独自在家烧炕,抱了许多柴火进屋,添上便不再看管。火苗窜出灶膛,引燃了柴草,大火把房子烧得面目全非,险些伤了他自己。等四嫂和四哥从田里赶回来,一切都晚了。

看着一片狼藉的房屋,四哥犯了难。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可面对这样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疯疯兄长,他既心疼,又怕委屈四嫂。思来想去,他试探着说:“要不,把三哥送到养老院吧。”

四嫂一听,坚决不同意。她说:“亲兄弟都不管,谁还能管?不能让人戳咱们脊梁骨。”

两人咬咬牙,拿出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积蓄,在自家旁边,为三哥盖了两间结实的砖瓦房,方便就近照顾。自那以后,四嫂更是格外小心,家里的打火机、火柴全都藏好,生怕再出意外。

新房落成,三哥的起居起居,便几乎全由四嫂操心。每天做好热乎饭菜,总是先盛一碗端给他;衣物被褥脏了,全是她拆洗晾晒;换季时,早早备好新

衣服。无论何时见到三哥,他总是衣着整洁,利落清爽。

农村的冬天最难熬,天寒地冻,农闲时村里人都能赖在热炕头多睡一会儿,可四嫂家从没有懈怠可睡。每天天不亮,夫妻俩就得顶着寒气起身,先去三哥屋里查看一番,把炕烧得热乎乎,再忙一家人的早饭与家务。再冷再累,也总要隔一会儿就过去看看,确认他平安无事。这份细心与牵挂,日复一日,从未中断。

日子久了,原本烦躁不安的三哥,竟对四嫂格外依恋。谁的话都不听,唯独听她的。

有一次,四嫂的母亲生病住院,作为独女,她必须回去贴身照料。可人在医院,心却一直拴在家里,担心四哥既要忙地里的活,又要照顾三哥,顾此失彼。她刚走几天,三哥就天天往村东客车经过的路上跑,魂不守舍。

四嫂得知后,在医院坐立难安。母亲病情刚一稳住,她便匆匆告别家人,赶了回来。她一进门,三哥立刻安稳下来,不再乱跑,只安静地在院子里转悠。

农忙时节,夫妻俩下地干活,放心不下,便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让他始终在自己视线之内,像照看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寒来暑往,如今四嫂四嫂都已五十多岁,每到农忙,依旧带着六十多岁的三哥在田里忙活,就像带着自家孩子。四嫂的这份辛劳与坚韧,被两个女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们早早地褪去了孩童的娇气,懂事得让人心疼,平日里主动帮着做家务,细心照料着家里的长辈与三哥,小小的年纪,就把孝顺刻在了行动里。

如今,这份言传身教的美好,终于开出了朴素温情的花。大女儿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属,把自己的小日子打理得温馨有序,小女儿勤奋上进,凭着努力如愿考上了大学,奔赴属于自己的前程。在两个女儿心里,母亲始终是她们一生的榜样。这些年,四嫂不辞辛劳,不求分毫回报,只是默默守护着这个特殊的家庭,她点点滴滴的善举,乡亲们全都看在眼里,这也让她获评村里的“好媳妇”“最美媳妇”,还光荣登上了县里的“好人榜”。

可在她心里,这些都比草原上掠过的风,并未留下多少波澜。她不过是凭着一份实在与本分,照料好家人,守好这个家。

在这个奶香混着米香、带着蒙古语调的汉语与乡音交织的小院里,一位来自草原的蒙古族姑娘,用二十多年的陪伴与坚守,让两个民族的亲情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根、发芽,化作细水长流的温暖,也活出了普通人最动人的生命光亮。

她们正忙着赶制蒙古袍,那些密密的针脚带着她们的祝福,带着所有关于美好的词语

在她们指尖,轻轻地说阳光照在她们脸上,一株向日葵到了收割的季节阳光照在她们身上,鸟群在天空飞翔阳光照在她们手上,指尖上,眼睛里,每一寸肌肤上大地正被阳光沐浴身穿蒙古袍的新人,请迎接你的新娘

从此,每一天你都会被阳光照耀马头琴响起,祝福的歌谣唱起来

合作社的绣娘们又接到了新订单,她们用手中的线,用蒙古刺绣技艺成功带动地方文旅和电商,超过二百人就业她们是一支队伍——团结,互助,友爱

太阳赠予我们光芒大地赠予我们五谷天空给了我们想象的翅膀雨水滋润了万物石榴花在她们布匹上绽放西辽河水,流进了我们的家乡一匹马,带领草原跑进春天马头琴、长调、蒙古民歌在日子里咏叹,辗转,悠扬制琴的老人,用一辈子守候着一把琴,一根弦

制琴的女人,用技艺带来收入科尔沁的月亮,替这里的人们守护草原,河流,庄稼和夜晚照耀大地,天空,会在我们的家乡闪出更加耀眼的光

7

6

5

4

3

2

1

我有一枚金币,十枚金币,一百枚金币它们落在刺绣匠人的绣布上,成了密密的针脚它们落在马头琴的琴弦上,无数的水珠落下来了它们是落在冬天里的阳光,是荒野里的灯火,是燃烧的火种正一点一点点亮所有的夜晚

他们的指尖上,一匹马在奔跑那是一匹红色的马,白色的马,黑色的马那是马头琴,在夜晚发出的低音那是一朵石榴花,开在一匹布上那是绣娘们用指尖挑动一朵花的蕊它的花火红红的正在枝头,开在大地上

用一个黄昏沉淀鸟鸣它们归来后,我将用文字写一位老人他是吉日嘎朗吐镇的市级潮尔制作非遗传承人他是特西德力根一个年逾古稀,半个多世纪制作马头琴的匠人那些五角枫,再一次繁茂起来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指尖上的光芒 (组诗)

●孔庆艳

沙棘林 团结林

●赛音白乙拉

从车窗望去,科尔沁草原的春天来得迟疑,风还带着刀刃的薄寒,草芽却已从沙土的缝隙里挣出些茸茸的绿意,一簇一簇,像是大地初醒时惶惶的哈欠。我们的车子,正驶向草原深处的希日塔拉嘎查。此行的由头,是寻访一位被许多人口耳相传的老人,聆听他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故事。

路旁闪过一片林子,是沙棘。灰褐的枝桠上,去年的小红果早已落尽,新叶还未抽全,显得有几分清寂。同行的当地朋友老巴特尔是希日塔拉嘎查牧民,平时话语很少。在行车的路上,他把目光长久地黏在那片林子上,忽然开口:“这沙棘,是刘老汉带头同嘎查的牧民和汉族乡亲们一起栽的,从河北那儿带来的苗。”

故事便从这里,平平淡淡地起了头。老巴特尔说:刘老汉是汉族人,是二十多年前随祖辈“走口外”来此定居的河北移民,他瘦小,话少,带着一身侍弄庄稼的执拗。刘老汉刚来的那几年,这片地正沙化得厉害,春天的风一吼,黄沙就蒙了天,草场一年年地向后退,牧人的眉头也一年年地锁紧。刘老汉看着,不说话,回去就从老家捎来几捆沙棘苗,说:“试试这个,固沙,能活。”牧民们将信将疑,腾出最不齐的一片沙地给他。他就在那沙窝里,一株一株地栽,像在石头上刻字。浇水,得从几里外拉,他脊背弯成一张弓。头两年,苗子死得多,活下来的也蔫蔫的。有人嘲笑他,甚至挖苦他说白白浪费沙棘苗,也有人劝他算了。但他只是摇摇头,用生硬的蒙古语混着汉语说:“草场没了,牛羊,人,咋办?”不知是第几个春天,沙棘的根终于抓住了沙土,蔓延开,绿意连成了片。更让人惊喜的是,沙棘林后边的草,竟也慢慢绿了气,绿得深了些。牧民们开始信了,跟着刘老汉学。他教得仔细,怎样剪枝,何时收果等,毫无保留。牧民们边学边跟着干,渐渐地,沙棘林成了屏障,也成了生计。大家懂得了小果子酸甜,能制酒、能做醋、能做饮料,学到了枝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药用价值的相关知识。

车子拐进希日塔拉嘎查,停在一处整洁的院落前。正是下午两点多钟,我刚下车就看到了院墙上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手拉手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心连心共建和谐家园”的标语,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闻讯赶来的嘎查领导也在此等候我们。我见到了刘老汉,和我想象不一样的是,他并非那种沧桑的形象,他脸上

的黝黑与暗沉,是长期风吹日晒造成的。手掌粗大,骨节突出,沾着洗不净的泥土颜色,那是长年累月地辛苦劳作而留下的印痕。刘老汉正和一位叫乌云的老翁吉说话,乌云翁吉捧着个陶碗,递给他。老巴特尔低声说:“是奶茶,乌云翁吉自己煮的,说刘老汉这几天咳,她给加了甘草。”

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紧握着刘老汉的手,道一声:您辛苦了!我的话还未了,他的回答却简单又干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这时在场的嘎查领导和牧民代表用最普通的话语争先恐后,你一句我一句地介绍刘老汉多年来为防风固沙,为当地生态建设和保护,为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所付出的辛勤努力。

大家交谈起来语调柔和,态度亲切,蒙汉词汇交织,我看到这种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情景,心里顺畅得像一条融了雪水的溪流。聊天间,乌云翁吉对刘老汉说:“你带领大家栽的沙棘,给广大牧民解决了多年的难题,你是我们牧民的贴心人啊!”说罢,刘老汉露出稀疏的牙咧嘴笑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要寻找的“团结”与“进步”,或许并不在那些光芒万丈的宣言里,而就在这片苦心经营多年,承载着无数心血与期望的沙棘林中,在无数心手相连的牧民身上,在这颗颗普通又发自内心的话语中,在他们眉宇间为同一片土地的生意而起的忧乐里。那是在日复一日的生存抗争中,自然凝结的、无需言说的默契与共生。这就像沙棘的树根,扎根于看不见的地下,紧紧抓着沙土,相互缠绕着;就像沙棘的树枝,相互支撑、相互扶持,凝聚出排山倒海的力量;就像沙棘的树叶相互依偎、相互簇拥,共同编织出绚丽画卷;就像沙棘的果实,数量众多且排列茂密、紧凑在一起;就像沙棘林中的每一株不同的植物,虽形态各异,却紧紧相连,共同抵御着大自然的侵袭,用真诚和善良相互传递着温暖,用团结的力量书写着和谐共生的美好篇章。

寻访结束时,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夕阳的余晖,正落在院墙上、大门外,嘎查领导、牧民代表和刘老汉、乌云翁吉……他们还站在余晖里,身影被拉得很长,几乎要融到背后那片无垠的、正在返青的草原里去。我心想: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沙棘林绘制的团结画卷正徐徐展开,每一棵沙棘树都是画卷上灵动的笔触,诉说着各民族携手共进的生动故事。

风吹过来,我隐约又闻到了沙棘林的气息。这气息弥漫在科尔沁的大地上,古老,而新鲜。



奶场女工(版画) 王爱科作

